

張春橋、姚文元同志 在上海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

[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晚]

張春橋：中央賀電發出後，影響很大，人們要來上海學習經驗，要接待。全國在向上海市學習。中午，中央文革小組通知我，中央四个組織（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軍委、中央文革委）署名發一個賀電，送到主席那兒去了，正經主席審查。人民日報、紅旗雜志社論寫好了，明天見報。我回電向中央表示感謝，這是中央對我們上海最大的支持，（姚文元：史無前例）以中央四個組織的名義給革命群眾組織，而不是給上海市委，這從來未有的。上海解放時，中央與中央軍委發過賀電，再也沒有發過賀電。這是对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組織的最大关怀，最大支持，也是給了我們最大的責任。（召集大家來，討論一下，我們怎麼辦）

（北航紅旗王健良：我們上海各組織給中央四個組織發致敬電。）

姚文元：給毛主席。

現在形勢在回轉，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綫軌道上來，不管碼頭、工厂、市場都在回轉，但不穩定，困難還是不少。

（在談到緊急通告上簽名問題時說：有些名稱不妥當，本來想商量一下，來不及了。比如上海有些組織是毛泽东主義的，在北京已改正過來的。毛主席不同意這個叫法，我提個意見，你們考慮考慮。）

讀賀電，（從略）

我們來上海，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調查員。四日來以後，開過一些座談會，還沒有在大會上和群眾見面，不是怕群眾，而是為了爭取時間，工作从容一些。調查員顧名思義是作調查的，不是來當保姆的，不是來包辦代替的。主要靠你們自己，你們有什么工作最好不要和我們商量。我們沒有來以前，你們不是干得很好嘛。上海的情況，我們可以向中央匯報，中央有什么指示可以傳達，我們不會對大家保密的。

中央肯定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革命經驗。在市級黨政機關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時候，但是革命群眾能够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辦事。你們現在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运，社会主义經濟的命运操縱在自己手里。只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会進行到底。我們應當相信上海革命工人、農民、學生的力量，上海市很短時間內就把形勢扭轉過來了。就港務來說，原每日八萬噸，六日低潮僅三萬多噸，現在回轉過來了。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猖狂進攻打退下去了。

我們取得了一點成績，中央作出了這麼大的估價，說是全國的模範，而我們作的還不够。與其說是中央對我們這樣高的評價，不如說是中央對我們寄託這樣大的希望。我們怎麼樣作出行動來不辜負中央、主席對我們殷切的希望。

上海革命組織之間有些矛盾，彼此聯繫不緊，有些事情是不妥當的，如緊急通告的署名次序問題，

光想爭第一位、第二位簽名，揚言要封文汇报，為了登一個廣告，就想封解放日报。現在文汇报、解放日报是新生了，但也不是什麼都可以登的。這樣就推遲了文汇报、解放日报的發行。

我給上海各个革命組織提出一個問題，究竟是以全局利益為重呢，還是以個人、單位的利益，局部利益為重呢？中央說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形成了大聯合，這是對我們的希望，但是我們這里確實有問題。我們應該在毛泽东思想原則基礎上求同存異。

上面談到的事，我原來很吃驚，文汇报、解放日报的新生，是毛主席肯定了的，是一個偉大的革命事件。毛主席剛剛肯定了的，有什麼理由要查封呢，這算什麼革命行動呢？老實說，現在有人要查封文汇报、解放日报，包括支部生活的話，受到砸，我們每個革命組織都有權起來保護。砸爛狗頭是对敌人，不是对同志。以後要變了，再造反，現在不行。

聽說小教換了六發小口徑步槍子彈，不要以為我們革命斗争成功了，斗争會尖銳起來的，要做得好準備，斗争有各種形式，敵人一手失敗了，還會有另一手的。我們要互相幫助，互相支持，如果小教挨了砸，我們能都去支援嗎？我們不要互相拆台，勾心斗角，爭名奪利，我們要想到現在斗争很尖銳，階級敵人會用任何辦法來對付我們的，我們要真正互相幫助，只要是一個革命的組織，革命的人，不要什麼命令就要互相幫助支持。这样才能不辜負中央給我們這樣的估價，這樣大的希望，才能達到上海市革命組織真正的大聯合！

希望同志們好好學習中央賀電，學習中央對我們的評價。已經做到的，我們要保持；還沒有做到的，就去爭取，以实际行动來回答中央對我們的支持。

目前，保守派，我一個也不接見。昨天晚上，有二、三十個不速之客翻牆進了我的住處，自称是造反派，大概是保守派。我沒接見，我是有准备的，當然不知道赤衛隊什麼時候會沖進我那裡。希望革命造反派能夠把言論權、時間安排權給我們，工作會從容一些。上一次來上海，到最後幾天，是無法生活了，而且干的也不是我所願意干的。

革命造反派之間，有什么就談什么。以後有什么問題最好是寫信，托文汇报，解放日报社整理信件，我們去取。上海这几个組織不好单独接見，大会又不解決問題。
(姚文元同志感冒了，他不講了，散會。)

北航《紅旗》駐沪聯絡站
上海工人革命大學紅旗總部
1967.1.13

(未經本人審閱，仅供参考。)